第22卷 第5期
2020年10月
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Social Science)
Vol. 22 No. 5
Oct. 2020

【语言·文学】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政》问孝四章疏解

唐根希
(南京邮电大学 社会与人口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 要:问孝四章生动记录了孔子因学而教、因材施教的教孝活动,揭示了孝道对于君子成人的奠基意义,是孔子教孝而“立人”“达人”的为仁写照。践行孝道就是要守之以礼、动之以情、养之以敬、事之以仁。

关键词:《为政》;问孝;立人;达人;为仁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章编号**:1673-5420(2020)05-0090-13

《为政》第五至第八章,以问孝开头,本文概称为“问孝四章”。黄怀信引邢昺“亦以类相从”,认为“经过专门编排”[1]8。钱穆以为:“或疑乃孔子因人施教,针对问者之短处与缺点。于是疑子游或能养而稍失于敬,子夏或对父母少温润之色,凡此皆属臆测。《论语》文辞简约,或当时问语有不同,孔子针对问语而各别为说,记者详孔子之言,而略各人所问,遂若问同而对异。学者且当就文寻绎,知孔子言孝道有此诸说,斯可矣,不宜离此多求。”[2]34

钱穆“有此诸说”的解释有待分辨,若是“有此诸说”,2·5章答懿子说孝是“无违”于礼,2·8章答子夏“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正是“无违”,而孔子却说:“曾是以为孝乎?”2·6章答武伯“父母唯其疾之忧”,是为“能养”,而2·7章答子游却说:“不敬,何以别乎?”似乎表述前后抵牾。问孝四章该如何理解?

本文认为,问孝四章生动记录了孔子因学而教、因材施教的教孝活动,是孔子“立人”“达人”、教孝为仁的具体实践。问孝四章概括的孝道是:守之以礼、动之以情、养之以敬、事之以仁。文本的精心编纂提炼了孝道的要义,揭示了孝道对于君子成人的奠基意义。

收稿日期:2020-03-01 **本刊网址**:http://nysk.njupt.edu.cn
作者简介:唐根希,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学、哲学。

一

教孝是以孝为教。问孝四章记载了发生在孔子“晚年”的教孝场景[3]77,其中,孟懿子、孟武伯是父子,鲁国贵族;子游、子夏是孔子弟子,同列孔门十哲的“文学”科。问孝四章:

2·5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2·6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2·7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2·8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4]

四场对话,唯有 2·5 章有具体的场景描述,而场景描述又与对话本身紧密关联。孟懿子问孝,孔子答无违。场景描述了对话的礼仪,恰好解释了“无违”的含义:无违礼,立于礼。其一,“樊迟御”是弟子事师之礼。《吕氏春秋·尊师篇》:“视舆马,慎驾驭。”其二,“我对曰”,“对曰”是站着或站起来回答,是问答之礼。“对曰”表明了孟懿子尊者的地位。举凡《论语》,“对曰”的情形都是对尊者、长者站着讲话。最典型的场景是《先进》末章的“侍坐”,四位侍坐弟子先后起身“对曰”[5]76。

然而 2·5 章记载的是孔子与樊迟的对话场景,这使得孔子与孟懿子的对话成了转述。转述具有讲故事的性质。问孝四章以故事的形式开始,隐隐然勾起了华夏民族有关孝道的古老传承。而孔子“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的论述,无疑展现了一幅华夏民族祖祖辈辈奉行孝道的历史长卷[6]。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违”恰似一则道德律令。孔子的教孝,扎根在中华民族古老而丰厚的土壤之中。

问孝四章,正是以颇有故事性的孟懿子问孝开始。

孟懿子问孝。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 518 年),孔子 34 岁,孟僖子卒,死前留下遗言,说孔子是“圣人之后”,要自己的两个儿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师事仲尼”,学习礼仪。《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赴洛阳拜见老子,携南宫敬叔随行。但是,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并不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的名单里。从懿子问孝而孔子说“我对曰”看,懿子不能算是孔子的弟子。《左传·定公十二年》记载孔子相鲁,子路为季桓子宰,堕三都。先是叔孙堕郈,然后季氏堕费,而懿子却不肯堕成,致使孔子功败垂成。因此,即便懿子执弟子礼,孔子也不予认可:“我对曰。”显然,“非吾徒也”(《先进》)。

孟懿子问孝,孔子答以“无违”。《论语注疏》:“此章明孝必以礼。”“言行孝之道,无

得违礼也。”[7]16“无违”指不违礼。毛奇龄《四书剩言》有不同解读,认为既然孟僖子嘱咐两个儿子向孔子学礼,“今懿子适来问孝,则使之从亲即是学礼,而特是未经显揭,则与孟庄子之不改父臣、不改父政明明指出者觉有未尽,故迟曰何谓不违亲。子曰所谓不违亲者,尽礼之谓也。如此则上下通贯,前后一辙矣”[8]81。据此,“无违”指不违亲,而且樊迟也意谓不违亲。这意味着樊迟知道僖子遗言的掌故,故依据旧闻把“无违”理解为不违亲。但朱熹不这样认为,“夫子以懿子未达而不能问,恐其失指,而以从亲之令为孝,故语樊迟以发之”[9]56。朱熹以为,守礼较之从亲是更大的孝,“是时三家僭礼,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语意浑然,又若不专为三家发者,所以为圣人之言也”[9]56。三家僭礼,《礼记·檀弓》:“三家视桓楹,”是僭葬礼;《八佾》:“三家者以《雍》彻,”是僭祭礼。

皇侃《论语义疏》,“或问曰:孔子何不即告孟孙,乃还告樊迟耶?答:欲厉于孟孙,言其人不足委曲,即亦示也”[1]124。说孟孙这个人不足委曲,不合语境。《论语注疏》:“不即告孟孙者,初时意在简略,欲使思而得之也。必告樊迟者,恐孟孙以为从父之令是无违,故既与别,后告于樊迟,将使复告孟孙也。”[7]16邢昺的结论是对的,但过程有问题。孟孙氏的家族传承良莠不齐,而孔子与孟孙家又渊源颇深、恩怨相杂。《左传·闵公元年》:“不去庆父,鲁难未已。”孟氏即庆父之后,是一个对鲁国有罪孽的家族。孟僖子临终嘱两个儿子向孔子学礼,是孔子和这个家族结缘的契机。而孟懿子抗拒堕成,致使孔子漂泊列国,又是阻碍孔子实现其政治抱负的罪人。懿子问孝,孔子“我对曰”,表明不是师徒对话。但懿子既然有问,表明有向善之心,“诲人不倦”的孔子自然不会拒绝。孔子说“无违”,确实是“欲使思而得之也”,但并非“初时意在简略”。孔子的简略实际上悬置了从亲和守礼两个选项,从而促使懿子去思考,正所谓“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述而》),但孔子不欲懿子把“无违”理解为从亲,所以才借樊迟之口加以解释。可见对话虽简略,却意味深长。

明白了“孔子何不即告孟孙”,并没有讲清楚为什么“必告樊迟”。皇侃《论语义疏》,“旧说云:樊迟与孟孙亲狎,必问之也。一云孟孙问时,樊迟在侧,孔子知孟孙不晓,后必问樊迟,故后迟御时,而告迟也”[1]124。所谓“旧说”,好似樊迟、孟孙有断袖之癖;而说樊迟在侧,也不合对话语境。笔者以为,合理的理由,应该是樊迟忠实可靠,有一说一。《左传》哀公十一年,齐鲁开战。冉求率领左军,樊迟为车右。冉求用樊迟,是因为樊迟“就用命焉”(《左传·哀公十一年》)。《颜渊》“樊迟问仁”章,樊迟如实转述孔子教诲,清晰洗练。设若懿子问孝换作“宰我御”,孔子是否“告之曰”就很难说了。宰我答哀公问社,“曰使民战栗”(《八佾》),就引发了孔子的批评。

那么,孔子的“无违”为什么不是从亲呢?是从亲不如守礼吗?不是。从亲是孝道

所要求的,是孝道的题中之义。然而在《论语》中,孔子要求的从亲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事父母几谏”(《里仁》)。父母必须正确才能相从。可是,孟僖子临终遗言,以对礼的皈依作为人生的谢幕礼,正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泰伯》),可以说是善终。为什么孔子对懿子的孝不许以从亲呢?原因在于懿子的家族史和懿子生前的作为。孝,概括地说,有三重含义:敬祖拜宗、返本报初、继志述事。孟懿子祖上有庆父这样的恶人,又不能从父命遵从孔子的教诲,反而成了堕三都的罪人,他的从亲又从何谈起呢?《论语戴氏注》:“恐懿子不晓‘毋违’之意,将问于樊迟,故告之。不言仲孙言孟孙者,庆父抗輈经而死,鲁人讳之,谓之孟氏。《春秋》言‘齐仲孙来’,系‘齐’于上,明其弑君罪重,当并诸‘齐’,绝其族属,不当世也。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辟僭效也。礼,葬从死者,祭从生者,所以追养继孝。”[1]125戴望的见解可谓精辟。

所以,孔子说无违于礼,对于孟懿子来说,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教诲。“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微子》)孟懿子既有心向善,那么,守礼就是尽孝了。

二

2·6~2·8 章:

孟武伯问孝。孔子说:“父母唯其疾之忧。”此章向来有两解。其一,马融:“言孝子不妄为非,唯疾病然后使父母忧。”[7]16朱熹:“言父母爱子之心,无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为忧也。”[9]57其二,《论语戴氏注》:“孝子于父母有疾,则致其忧。”[1]128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孝经纪·孝行章》:‘子曰:“孝子之事亲也,病则致其忧”’。《礼记·曲礼》云:‘父母有疾,冠者不栉,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变味,饮酒不至变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复故。’皆以人子忧父母疾为孝。”[10]48程树德认同前解,又自出新意:“然‘其’字与父母重复,终觉未安,故仍以朱《注》义为长。武伯生于世禄之家,凡骄奢淫逸声色狗马皆切身之疾,不必风寒暑湿而后谓之疾也。”[8]84把“疾”扩展到道德层面,则父母之忧,涵盖进德修身,有理据但缺乏事实支撑。

笔者以为,第一种解释更好。其一,孝本就意谓善忧父母,无须再言。其二,孔子答孟孙父子都只说半句话。本章说的是父母:父母啊,他们最牵挂你身体安康啊!和答懿子句式相仿。其三,以常情论,父母除非年老体衰、疾病缠身,子女一般不会“唯其疾之忧”。唯年事已高,才“一则以喜,一则以惧”(《里仁》)。孔子说的是常情,应指父母忧子女。其四,前解的回答更有力度、有意味:父母如此牵挂,你当如何?这与答懿子的教学方法一致,所谓“学而不思则罔”(《为政》)。李零认为“(马融)说法太绕。朱注也绕。

他们都说反了”[3]77。其实是孔子说话有点绕。苏格拉底说话不也绕吗?《四书绍闻编》:“武伯所问者,人子事亲之道。夫子所答者,父母爱子之心。知父母爱子之心,则知人子事亲之道矣。以父母之心为心,最当深体。”[8]85说得也绕,但深得孔子语意。武伯谥号“武”,为人刚强而直,父母为之“忧”合乎情理。

子游问孝。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犬马皆能有养,钱穆认为,“此句有两解:犬守御,马代劳,亦能侍奉人,是犬马亦能养人。另一说,孟子曰:‘食而不爱,豕交之也,爱而不敬,兽畜之也。’是犬马亦得人之养,可见徒养口体不足为孝。前解以养字兼指饮食服侍两义,已嫌曲解。且犬马由人役使,非自能服侍人。果谓犬马亦能养人,则径曰犬马皆能养可矣,何又添出一有字。皆能有养,正谓皆能得人养。或疑不当以亲与犬马相比,然此正深见其不得为孝”[2]33。钱穆此解,概述精当。

《论语正义》,“《说文》:‘养,供养也。’《孝经》云:‘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大戴礼·曾子本孝》云:‘庶人之孝也,以力恶食。’……夫子告子游,正以为士之道责之矣”[10]49。《礼记·坊记》:“小人皆能养其亲,君子不敬,何以辨?”说“今之孝者”指“庶人之孝”,值得商榷。孔子只是说,能养不能称孝,孝还须有敬。

《为政》,“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孝和敬不仅是在位者应有的品格,也是庶人应有的品格。《学而》,“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终,指丧礼;远,指祭礼。民德归厚,焉能“不敬”?《子路》,“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孔子把“今之从政者”称为“斗筲之人”。“斗筲”是计量米粮的容器,“斗筲之人”正是“能养”之人。“是谓能养”是说“今之从政者”降低了“孝”的品格,而不是说“庶人之孝”。《颜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是谓能养”是政者不正,而非庶人“不敬”。儒家主张的政教,是统治者垂范示教而民众景从,最终达到“天下归仁”的境域。孝必须有敬,这是“称孝”“称弟”的宗族、乡党一致的认同。

子夏问孝。孔子说:“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色难有两解,包咸:“色难者,谓承顺父母颜色乃为难。”[7]17“色”指父母颜色。朱熹引郑玄注:“色难,谓事亲之际,惟色为难也。”[9]57“色”指人子颜色。程树德:“服劳奉养皆就人

子言之,则色当为人子之色。”[8]90此言中肯。弟子、先生的称谓亦有两解。《论语新解》:“先生或说指父兄,或说指长者。上言弟子,不言子弟,则指长者为是。”[2]34

钱穆的概述虽然洗练,但不无疑问。如果先生仅指长者,则子夏问孝而孔子不言父母就是答非所问了。孔子所言“先生”,首先指父兄。《学而》:“弟子入则孝,出则悌。”钱穆谓“弟子”对“父兄”不当不能成立,同时也指长者。《子路》:“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孝悌并非专指侍奉父母、弟顺兄长,也指老师。《先进》,“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古时事师如事亲。《论语集注补正述疏》,“《曲礼》云:‘从于先生。’郑《注》云:‘先生,老人教学者。’孔《疏》云:‘《论语》先生之号,亦通父兄’”[11]152。所以,“先生”概称父母、长者、老师。

此章释义:一说,孔子意谓敬不是爱。《四书恒解》:“此章言敬而不爱,亦不得为孝也。服劳奉养,凡弟子事尊长皆然。事父母则深爱,和气自心,即有他事,一见父母便欣然蔼然,凡忧闷之事都忘却了,此为色难。”[6]89一说,孔子意谓事师事亲有别。《论语集注述要》:“事师事亲同一左右就养,虽为《内则》所载,然师者道之所在,严肃之意较多,事父母更当柔色以温之。夫子言此,乃弟子事先生之礼不足以为孝也。”[8]89

笔者认为,把敬和爱、事师和事亲做一区分没有错,但“敬”和“事师”本是孝道分内之事,而且“敬”和“事师”已然有爱,甚至深爱。谁能说孔子弟子对老师没有深爱呢?换言之,“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它们是孝,是孝应有的礼仪,并且不能说其中没有爱意。而孔子的反问是“曾是以为孝乎?”换言之,“无违”于礼就是孝了吗?前者孔子答懿子“无违”,这里又加以质疑,究竟何意呢?孔子说:“色难。”“色难”的最大特点,或者说它的宗旨就是:无常势、无常形。父母的欢愉就是人子的欢愉,“色难”引领并且诠释礼仪。其实,“色难”的两个解释:承顺父母颜色以及为人子之色,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里仁》4·18~4·21 章都是论孝,可称“论孝四章”。其中,既有承顺父母颜色的,也有为人子之色的。承顺父母颜色,是“以父母之心为心”;为人子之色,则是“先父母之忧而忧,后父母之乐而乐”。

“色难”是孝道的最高境界。《卫灵公》:“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若是“知”指礼仪,“之”指孝,则“仁”指“色难”。孔子传子夏的,是“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学而》)的由孝而仁。

三

教孝的旨归在于仁。“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这是一个教与学的双

方都从中受益从而实现仁的过程。《雍也》:

6·30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仁达不到圣的境界、气象。圣是王者之道,仁是君子之道;圣者必仁,仁者还不能称圣,故圣者能“博施”“济众”平天下,而仁者修身齐家治国,忠恕待人。若是就近做起,当下上手,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可以说已经找到仁的方向了。孔子答子贡的话,是他教孝为仁的写照。通过教孝,使受教者最终走向“立”和“达”的境界,这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问孝四章正是孔子教孝而“立人”“达人”的为仁实践。

问孝四章,王弼:“问同而答异者,或考其短,或矫其失,或成其志,或说其行。”[8]90 皇侃:“问孝同而答异者,懿子、武伯皆明其有失,子游、子夏是寄以明教也。”[11]155 黄式三:“《经》中问孝之答不同,当日所问之事必有不同,如此章盖问孝孰为难,子随所问而答之耳。”[12]32 钱穆干脆认为:“凡此皆属臆测。”

笔者以为,王弼、皇侃的“臆测”比较中肯。“问同而答异”的情形,《先进》有一则记载。子路、冉有问:“闻斯行诸?”孔子答子路:“有父兄在。”答冉有:“闻斯行之。”对此,孔子解释:“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孔子说自己诲人授业“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述而》),是因学而教、因材施教①。这为我们疏解孔子教孝而“立人”“达人”的为仁实践提供了参照。

先看孟懿子、孟武伯。

孟懿子:作为鲁桓公之后的“三桓”,孟氏和叔孙氏、季氏都是僭礼者。但是,另一方面,孟懿子谥号“懿”。所谓谥号,“春秋时期,谥号是对周天子、诸侯、卿大夫及夫人等贵族死后的讳称,是对其生前功绩和品行赋予善恶褒贬的精炼概括”[13]1。《逸周书·谥法解》:“温和圣善曰懿;柔克为懿。”盖棺定论,孟懿子以令名称世。刘宝楠认为:“春秋时,谥不如法,咸用美谥,故此孟孙得谥‘懿’。”[8]47 但据童书业考证:“读《左传》《史记》等书,知西周中叶以来,列国君臣以至周天子谥号,多与其人德行、事业以至考终与否大略相当。”[14]382《论语正义》是一部考证翔实的著述,但此处或许以偏概全、主题先行了。《宪问》,“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与文子同升诸公。子闻之,曰:‘可以为文矣’”。《卫灵公》,“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对于“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八佾》)的孔子来说,如果“谥不如法,咸用美谥”,还会在意“疾没世而名不称”么?

① 有关孔子施教,参陈桂生:《孔子授业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2 年。

盖棺定论,是对人的一生的全面评价。孟懿子的一生,对鲁国有很大的贡献。《左传》记载,定公五年至九年,阳货叛乱,被孟氏打败;定公十年,侯犯杀郈宰公若藐而叛,又被叔孙武和孟懿子平定。这两场叛乱,都有齐国势力介入,而孟懿子是平叛的关键人物。钱穆《孔子传》:“鲁国既经阳虎之乱,三家各有所憬悟。在此机缘中,孔子遂得出仕。”[2]27李零认为,鲁国起用孔子,跟孟懿子有关。孔子“从中都宰,当到少司空,当到大司寇,恐怕都是由孟氏推荐”[15]250。孔子堕三都虽然遭孟氏挫败,但孔子去鲁则出于季氏,“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微子》)。

《左传》昭公七年记载,孔子获悉孟僖子的遗嘱后,称赞说:能够弥补过错的,就是君子啊!《诗》云:取法仿效君子。孟僖子可以取法仿效了。孔子晚年返回鲁国,孟懿子父子执礼问孝,应属修复关系、弥补过错之举。这情形和孟僖子当年相似。孔子的应答,正是比照当年。所谓“观过斯知仁矣”(《里仁》),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孟懿子虽非十全十美,但谥号“懿”大致名实相副。可以说,孟懿子问孝,有改过从善之心。孔子答孟懿子,是“立人”“达人”之举。

孟武伯:孟懿子死于哀公十四年,武伯嗣。《左传》哀公十七年,“公会齐侯于蒙,孟武伯相。武伯问于高柴曰:‘诸侯盟,谁执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吴公子姑曹。发阳之役,卫石魋。’武伯曰:‘然则彘也’”。武伯就是仲孙彘。这一记载说明,遭遇了孟僖子在楚国不懂礼仪出丑的羞辱,到懿子、武伯,孟氏对于礼仪已经非常用心。关于孟武伯,简朝亮《论语集注补正述疏》:

哀十一年《左传》云:“孟孺子洩帅右师,颜羽御。”又云:“孟孺子语人曰:‘我不如颜羽。’”其言不如者,则云:“子羽锐敏。”杜《注》云:“孺子,孟懿子之子武伯彘是也。”盖彘名而洩字也。哀十四年《左传》云:“孟孺子洩将圉马于成,成宰不受。孺子怒,袭成,从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故《传》云十四年“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十五年春,成叛于齐。武伯伐成,不克”。由是言之,孟懿子未卒之先,人之称武伯也皆呼之曰孟孺子。夫孺子,弱小之称也。当帅师之年,犹以孟孺子为称,则其父母爱之,虽长大亦视如弱小也。故曰“父母唯其疾之忧”。若武伯者,锐敏不如人,则刚怒之频,至于动兵,且亲鞭有司而自急,其致疾也,将不鲜矣。孔子之告,所观于武伯者,不亦微乎?

谥法“刚强直理曰武”,彼武伯以孺子之弱而谥武焉,何也?哀十七年《左传》云:“公会齐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齐侯稽首,公拜。齐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无所稽首。’”斯武伯之武与?其他则忍心于君矣,无足称焉。朱《注》言守身之孝者,本孟子也。[11]148~149

简朝亮的考证翔实精当。孔子答孟武伯问孝,是提醒武伯父母对他的溺爱。而《左

传》记载的武伯,除了“公会齐侯,盟于蒙”时捍卫了鲁国的尊严之外,“其他则忍心于君”了。刚直之中颇多暴戾之气。梁章钜《论语集注旁证》,以为孟懿子“诚宜与孺悲同在摈弃之列”[8]80。《阳货》:“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将懿子列入孺悲之流,似乎不妥。即便孟武伯,也不宜归入孺悲之流。但孔子答武伯,倒是可与《颜渊》中的司马牛相比。司马牛心地善良,未经世事却偏偏遇上艰难时光,多言而躁,常怀忧惧。武伯的情况略有不同。他觉得自己长大了,但父母和世人仍旧把他看作“孺子”。对于此二人,孔子的答问虽切合情境,富有启发,却有几分无语无奈的意味。饶有意味的是,《颜渊》司马牛提及悌道:“人皆有兄弟,我独亡。”解惑者已经不是孔子,而是得“色难”真传的子夏了。

上文提及,“武”是武伯的谥号。依据谥法,刚强直理、威强睿德、克定祸乱、刑民克服、大志多穷皆曰武。“武”这个谥号对于孟武伯,颇有讽喻的意味:既是将军,又是“孺子”。孟武伯必定经历了一个长期“成长”的心路历程。“父母唯其疾之忧”,是说何为“父慈”,那么何为“子孝”呢?孔子把这个问题留给了武伯。武伯已经长大,应该有自己的道路。孔子的教诲可说是情感教育:以天下父母对子女最寻常又最深切的情感化解武伯性情中的暴戾,是“立人”“达人”之举。

对于孟懿子父子的问孝,孔子的回答是:守之以礼,动之以情。

四

再看子游、子夏。

子游:上文提及,2·6章和2·7章相抵牾。“父母唯其疾之忧”,说的是父母对儿女的慈爱。这种慈爱属于人之常情,本身没有错。但是这种慈爱如果变成溺爱,即“唯……”,也会产生不测的后果。比如,溺爱会使得被爱者蛮横,而蛮横的外在表现也酷似“刚强直理”。《左传》“食言而肥”的故事,孟武伯的“刚强直理”就变成了“忍心于君”。这是溺爱给孟武伯留下的后遗症。

孟懿子夫妇对孟孺子的慈爱,只是停留在养的层面,而缺失了教。同样,作为子女对父母的孝,如果只有养而没有敬,也是不够的。这就是子游问孝而孔子强调敬的缘由。孔子答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时,关于敬,孔子说:“临之以庄则敬。”可见,父母对子女,慈还须有“庄”。这样,子女对父母,就会养还有“敬”。父母对子女,应该教养;子女对父母,应该敬养。《公冶长》孔子女儿义嫁身陷缧绁的公冶长,为公冶长的清白“背书”;《季氏》“陈亢问于伯鱼曰”章,陈亢“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

子”,都是孔子教养儿女的范例。

通过释义,可以发现,武伯问孝没有言明的主题,在子游问孝时直白地被挑明了。但是,“能养”“敬养”和子游有什么关系呢?难道钱穆的“疑子游或能养而稍失于敬”是事实吗?读一读《论语》有关子游的记载或许有所启发:

4·26 子游曰:“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数矣。”

6·14 子游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

17·4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19·12 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

19·14 子游曰:“丧致乎哀而止。”

19·15 子游曰:“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

4·26,6·14 讲相处之道,与陈亢“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的精神一致;17·4 的“子游对曰”是“临之以庄”,而孔子收回“戏言”。“弦歌之声”表明,子游治理的武城几乎“天下归仁”了(《颜渊》);19·12,子游关心的是求本、传道。何为本?何为道?“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悌、仁,就是本,就是道;19·14,子游论丧,阐释“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的孝道;19·15,子游对子张是否仁做出了判断。曾子也说:“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子张》)。这表明子游知仁。概括地说,这些记载突出了子游庄敬孝仁的品格。

孔子论成人:“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宪问》)。《论语》记载的有关子游的言行表明,子游问孝得到的教诲对于子游的成长、成人起到了关键的引领作用。子游真正做到了“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这是一个在孔子“立人”“达人”的教仁中鲜活成长、“成人”的子游。

子夏:上文提及,2·5 章和 2·8 章相冲突。既然孝就是“无违”于礼,那么,“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也是“无违”于孝的。前文述及,“色难”已然到达孝道的至高境界。因而孔子传授子夏的,是经由礼仪到达礼义的“守仁”精神。

综观《论语》,子夏具有突出的品格特征:其一,忠实传述孔子的教诲。比如,孔子:“无友不如己者。”(《学而》)子夏:“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不仅于此,子

夏还使“门人问交于子张”,以免以偏概全;又如,“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子张》)其二,在忠实于孔子的前提下又有所发明。《后汉书·徐防传》:“《诗》《书》《礼》《乐》,传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学界认为,传承儒学,子夏居功阙伟。孔子说:“仁。”子夏:“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张》)诠释了“仁”;孔子说:“好学。”子夏:“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子张》)发明了“好学”。孔子说:“我待贾者也。”(《子罕》)子夏:“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子张》)以“居业”解读“待贾者”,可谓得体。其三,善于克服自身不足,把劣势变为优势。孔子说:“商也不及。”(《先进》)李零认为:“子夏的特点是细,因为细,所以行动迟缓。”[3]324子夏的细致则转化为:“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子夏的细致入微为他传承孔学、发明章句奠定了扎实基础。子夏对于自己的求细求微有着清醒的认识:“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子张》)因而有时弃小求大,秉持“色难”而“从心所欲”:“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子张》)。孔子告诫子夏:“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雍也》)子夏为莒父宰,问政于孔子。孔子说“无欲速,无见小利。”(《子路》)《荀子·大略》:“子夏家贫,衣若悬鹑。”或许,早期的子夏由于贫困而缺少一些气度与雍容,但后来的子夏脱胎换骨,“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张》)。

《论语》的记载表明,子夏问孝得到的教诲对于子夏的成长、“成人”起到了关键的引领作用。由问孝而知仁,可以说,子夏不逊于颜回。“四海之内皆兄弟”(《颜渊》)的宣示表明,子夏深得孔子悌道精髓;而“仁在其中矣”(《子张》)的体悟表明,子夏深得孔子孝道精神:为孝必为仁。因为“孝是所有儒家学说的基石”[16]2。《颜渊》“樊迟问仁”章,子夏对孔子答樊迟“问仁”“问知”作了出色的发挥。我们发现,子夏对于仁的表达,作为“普遍的人文理想”[17]62,直达儒家政治哲学的精髓,是《论语》中古典民主制少有的公然宣示。由“爱人”而“知人”,“富哉言乎”的子夏已经走出了“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的“致远恐泥”,而具备了一种放眼天下“选于众”的“君子儒”的大气磅礴了。

列奥·施特劳斯在《古今自由主义》一书中指出:“民主制意味着普世皆贵族的贵族政治。”“现代民主制远不是普遍贵族制,它或许是大众统治,但又远非如此,因为事实上大众无法进行统治而只能受精英统治……这种民主制的确不属于大众统治,而是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就是无任何智力和道德努力可言,价格极为低廉且最平庸的能力就可以形成的一种文化。”[18]3或许,施特劳斯期盼的普世皆贵族的民主制,就是子夏“选于众”的中国古典民主制。它与现代民主制的一个很大区别在于:现代民主制是“众选之”,因而变成了一种大众文化;而古典民主制则“选于众”,因而着眼于提升大众的文化

道德品质。

子游、子夏列于孔门十哲“文学”科。所谓文学,《论语注疏》解为“文章博学”[7]143。“孔子所谓文学是包括礼乐典籍知识和礼乐政治实践两方面内容的文治教化之学。”[19]56子游和子夏,一个在礼乐政治实践方面成就斐然,一个在礼乐典籍传承方面功德无量。这一切,我们在孔子教孝“立人”“达人”的教仁活动中看到了发轫和契机。

对于子游、子夏的问孝,孔子的回答是:养之以敬,事之以仁。

小　结

“以儒家为正统的中国文化,其最高的理念是仁,而最有社会生活实践意义的却是孝(包括悌)。”[20]184孔子教孝,是仁者所为。《宪问》,“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因而,教孝是君子“修己以敬”“安人”“安百姓”的活动,是仁者“立人”“达人”的行为。所谓“立人”,就是“立于礼”(《泰伯》);所谓“达人”,“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颜渊》)。问孝四章,从“无违”于礼的“立于礼”开始,到“察言而观色”的“色难”结束,“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其间,既有对武伯能否“质直而好义”的“忧”,又有教诲子游“虑以下人”的“敬”,从而构建了孝道守之以礼、动之以情、养之以敬、事之以仁的奠基性论述,是《论语》教孝释孝、教仁释仁的一段精彩华章。

参考文献:

[1] 黄怀信. 论语汇校集释[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2] 钱穆. 论语新解[M]. 北京:三联书店,2008.
[3] 李零. 丧家狗:我读《论语》[M]. 太原: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
[4] 李学勤. 论语注疏[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5] 唐根希,王翚. 兴于《诗》 立于礼 成于乐:《论语·先进》“侍坐”章释义[J]. 海岱学刊,2014(1):73 – 89.
[6] 张践. 先秦孝道观的发展[G]//经学今诠初编.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7] 李学勤. 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8] 程树德. 论语集释[M]. 北京:中华书局,2008.

[9]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11.
[10] 刘宝楠. 论语正义[M]. 北京:中华书局,2011.
[11] 简朝亮. 论语集注补正述疏[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12] 黄式三. 论语后案[M].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13] 董常保.《春秋》《左传》谥号研究[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
[14] 童书业. 春秋左传研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15] 李零. 去圣乃得真孔子:《论语》纵横读[M]. 北京:三联书店,2008.
[16] 罗思文,安乐哲. 生民之本:《孝经》的哲学诠释及英译[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7] 杜维明. 中庸:论儒学的宗教性[M]. 北京:三联书店,2013.
[18] 列奥·施特劳斯. 古今自由主义[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19] 王齐洲. 游夏文学发微[J]. 北京大学学报,2003(4):51-59.
[20] 徐复观. 中国孝道思想的形成、演变及其在历史中的诸问题[G]//中国思想史论集.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范艳芹)

"Establish the others while trying to establish oneself, raise the others while getting oneself promoted in the society": a simple study of the four chapters about filial piety in *Doing Politics*

TANG Genxi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pulation Science,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yecords the activities of confucins teaching and teaching filial piety according to his aptitude, reviews the importance of filial piety for a good man to grow up. Confucius believes that filial piety is a crucial step to establish and promote a person and this idea shows his mercy. To achieve filial piety, people should guard parents with manner, persuade them with emotion, raise them with respect, and help them with mercy.

Key words: *Doing Politics*; filial piety; establish; promote; mercy